

神秘的跟踪者

〔德〕贡特尔·克鲁卜卡特 著

SHEHMI DE GEN ZONG ZHE



45

重 庆 出 版 社

神秘的跟踪者

(德)贡特尔·克鲁卜卡特 著
高年生 葛效国 周国丽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责任编辑：赵天惠

封面设计：顾 雄

插 图：

神秘的跟踪者

(德)贡特尔·克鲁卜卡特 著
高年生 葛效国 周国丽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印 制 一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31 千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700

书号：10114·235

定价：0.86 元

内 容 提 要

外科大夫弗里茨·丹青格是慕尼黑有名的医学教授，在莱比锡的春季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这张脸使他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桩往事，从此，他惊恐不安，工作失常。他求助于退休警官西贝内德为他寻找这张脸，结果一无所获。接着又接到讹诈信。当他将要与这张脸的主人见面时，却被凶手罪恶的子弹击毙，倒在血泊中……

小说在叙事中，大胆地涉及了东、西柏林的社会政治背景，反映了双方的敌视与偏见。

小说构思巧妙，情节跌宕，故事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目 录

那张脸.....	1
祸从天降.....	26
往事一桩.....	44
黑暗中的来信.....	79
凶杀之夜.....	102
审讯.....	125
第二枪.....	162
凶手.....	187

那张脸

关于脸的奇闻开始于莱比锡，那是在春季博览会期间。

行色匆匆或漫步游逛的人们象潮水般漫过大街小巷，在展览厅的入口和通道中流动，涌进熙熙攘攘的饭馆和咖啡馆，在广场上回旋，拥塞在橱窗前、小鲜货商人的柜台边、缭绕着精制甜食和在锅里滋滋作响的煎肠的诱人香味的商亭旁。这些人来自德国和欧洲的四面八方，甚至可以说来自全世界，有印度人、埃及人、中国人、叙利亚人、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他们为了做买卖或者仅仅作为观光者参加这个大型的国际活动而相逢在这座著名的博览会城市。

丹青格漫步在这五光十色的人流中间。他毫无目的，时间今天对他来说并不宝贵。他背着双手，帽子推向后面，露出晒成褐色、下巴上留着整齐短髯的宽脸。他在人流中随波逐流，悠闲自得地注视着面前移动的画面。

“好极了，苏赛儿！”他笑着用宏亮自信的声音对一个衣着入时的年青女人说。她正在拥挤的人群里尽力挨着他。

“在家时，若是我走过考芬格大街^①或坐在‘阿纳斯特’咖啡

^① 联邦德国慕尼黑的一条繁华街道。——译者。

馆里，我简直无法摆脱那些诸亲好友。但在这里，我不过是许多人中的一个而已，这里我才能得到安宁。”

“你似乎把你的安宁看得那么重要，爸爸，”苏珊娜不解地答道，“就是说，你到莱比锡来是为了修身养息啰。”

“你认为不是吗？”他眨巴着眼睛问。

“那些会议、会见、参观呢？”

“已经过去了。”

“谁信呀！喏，我瞧瞧！”她走向一个商亭，买了一张报纸，“你的照片，爸爸！就在第一版上。”

他隔着她的肩头扫了一眼，微微一笑：“回家我得把这个给施文克看看，他会气炸肺的。”

她小声读着照片下面的说明：“前来参加莱比锡医学大会的慕尼黑著名外科大夫弗里茨·丹青格教授在参观……你在听吗，爸爸？”听他没有回答，她就抬起头来看，“你怎么了？”

丹青格惶恐不安地凝视着从他面前走过的人群，他发现了使他剧烈惊吓的东西。这是一张男人的脸，不年青，也不苍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不能说不漂亮或令人厌恶，但它活象一副假面具，在淡淡的阳光中显出死人般的惨白，从眼窝的阴影中闪出的目光似乎在丹青格身上扫过，又好象是穿透了他。或许这张脸上令人不可言状地感到恐惧的表情，只不过是偶然的射线作用而造成的。

丹青格觉得仿佛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他的心。

“你怎么了？”苏珊娜又问了一次，她不安地顺着他的眼

光看去，然而并未发现任何异常的东西。

丹青格闭上眼睛，用手摸一下前额。他再强睁着眼向前望去，那张脸消失了。它象幽灵一样在人群中出现了短短的几秒钟。是个错觉……当然了，他想到，是潜意识中隐秘思想的错觉。真奇怪！难道说……？

他转向苏珊娜，使劲挥了一下手，仿佛要抹去什么似的：“没有——什么也没有，苏珊娜。知道吗，这股暖风使我受不了，这是从阿尔卑斯山来的燥风。我们走吧！”

他们继续走着。他多次向后面张望，象一个被人跟踪的人一样。同时他摇着头，嘴唇无声地翕动着。

苏珊娜偷偷看着他，她还从未见过爸爸这种模样。她感到非常奇怪：“现在好些了吗，爸爸？”她问，“刚才到底怎么了？这几天你一定太累了。”

“哪儿的话？”他不耐烦地答道。

“或者你见到了个熟人？”

他没答腔。

“我只是这样想，这确实有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在这里相遇。”

“走吧，苏赛儿！你怎么问个没完呀？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们回去吧！”

正当他们穿过挤满来来往往和等候的人们的旅馆前厅时，丹青格突然有一种感觉，好象一只无形的手搭在他的肩头上。他猛然转过身去，但并没有人碰他。正当他打算去追赶已站在电梯前的苏珊娜时，在旅馆大厅的宽大玻璃窗后

面，他第二次发现了那张脸。

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他清晰地看到了那张脸，又感到了一种直眉瞪眼的、咄咄逼人的目光。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他惊恐失色，眼睛半闭着，面颊上的肌肉神经质地颤动着。

那张脸又消失了。丹青格等了片刻，但它并没有再出现。他徒劳地去抑制重新袭来的冲动，他的脑海里不断地萦绕着这张脸。当一个轻轻的声音传入他耳中时，他浑身一震。

“教授先生，有您的信。”旅馆的门房递给他几封信。

“谢谢，我亲爱的，多谢。”丹青格心不在焉地用平常的快活声调说道，并急急忙忙地追赶苏珊娜去了。门房惊讶地看着这个身材魁梧、步履蹒跚的人。

丹青格和他的女儿住着二楼两间相邻的房间。他一边开着房门的锁一边问苏珊娜：“今天晚上你有什么活动？你同你那格拉西博物馆的熟人们约好了吗？”

她诧异地抬起头：“你不是答应过晚上和我出去散步吗，爸爸？”

“对，是的！很遗憾，不行了。我必须在明天之前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饭我叫人送到房间里来吃。”

苏珊娜撅起下嘴唇。她太清楚父亲的这些重要工作了。它们通常都要延续到黎明，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是不允许有人打扰他的。

“连在这儿你都不让自己空闲一个晚上呀，难道非这样



不可吗？”

“是的，”他有点不耐烦地回答，并走进了房间。他的心思大概早已专注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她听见他闩上了门。

不多一会儿，苏珊娜又出现在前厅。她犹豫不决地四下张望。从旅馆的咖啡馆中传来阵阵消遣音乐声。外面街道上的第一批路灯亮了，汽车的照明灯闪动着，有轨电车的光链向远方移去；商店门面上的霓虹灯闪烁着，把绚丽多彩的光华洒向这大博览会城市熙攘喧闹的生活。

苏珊娜叹了口气。她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夜晚，该干些什么呢？她专心地看着剧院戏单。“您能给我在歌剧院订一张票吗？”最后她问门房。

门房很抱歉地耸起肩膀，“很遗憾，丹青格小姐。所有剧院的票都卖完了。也许您想看一场好电影？您对什么感兴趣？”

没等苏珊娜回答，她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今晚您当然去看歌剧，丹青格小姐。”

她惊奇地转过身去，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高高的瘦削的先生，他约有三十八、九岁，嘴角上挂着一丝亲切的微笑。他目光朝着苏珊娜，友好而安详，毫无强求之意。

在她那有着一双水灵的蓝眼睛、线条优美的嘴显得特别突出、几乎是苍白的脸上，首先映出的是本能的戒心，但很快又变成了不外露的好奇。他看上去还不错，衣冠整洁——她暗自想道。他下巴上还有一个逗人的酒窝，这不象是剧院

售票员，他们没有这样的酒窝。

“这是两张歌剧票，”那位先生说着把票递给她，同时弯了弯腰。

“我只需要一张，”她迟疑地回答说。

“那我们就一同去看歌剧。”他说话时的那副神气仿佛苏珊娜同他一道度过这个晚上是世间最天经地义的事情。他柔和动听的声音中包含着一种奇特的、使苏珊娜无法抗拒的力量，而她也根本没打算这样做。她喜欢这个男人从容不迫的自信心。当他轻声加上一句“希望您能接受我的建议”时，对她来说，这不过是一句无需去专门表示赞同的客套话而已。

“您是怎么认识我的？”她问，“您也住在这个旅馆里吗？”

他迟疑了一下，没有马上回答，眼睛注视着她淡淡的金发。“不，我不住在这里，而且我也不认识您——还不十分认识。”

“可是您知道我的名字呀！”

他微笑着。“我是从您同门房的谈话中知道的。对了，我叫特拉滕堡，汉斯·特拉滕堡。您听说过吗？”

她无把握地望着他：“我得承认……”

她的迷惘使他快活。“噢，我真失望！不过请您不要在意，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您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很狂妄吧。”

“特拉滕堡？请告诉我！您同画家安德烈亚斯·特拉滕堡是亲戚吗？”

“真行！您说对了，他是我叔叔。我也是一个画家，不过名气没有他大。我还缺少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

“这么说，我们是同行啰！”她笑着叫起来，“我是搞工艺美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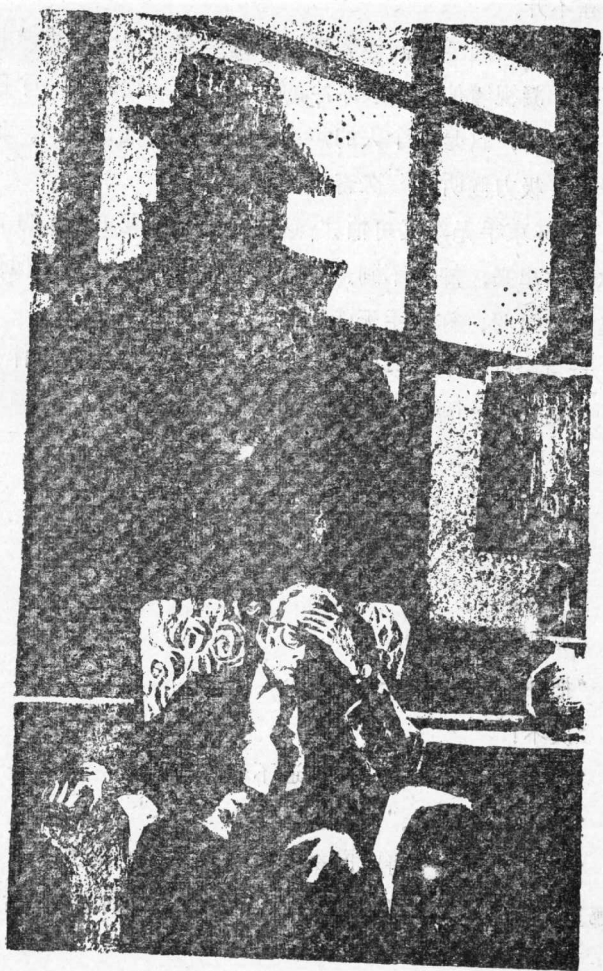
“真有意思！您必须马上给我讲讲您的工作。我们到旅馆的咖啡馆去吧！”他斩钉截铁地说。

房间笼罩在黑暗之中。只有街道上的灯光在墙上掠过。丹青格双手抱着头躺在沙发上。他呼吸深沉而均匀，似乎在睡觉，但他并没有睡。他的眼睛追随着跳跃的反射光线的闪动，而思想却围绕着他下午两次发现的奇怪现象。两次！不能说是错觉了。那么——那张脸确实存在！

丹青格被公认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有不少次，每当要抢救人的生命，他手里拿着手术刀面临着意外的、必须在短短几秒钟内当机立断的关键时刻，他常常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现在，冥思苦想和徒劳的臆测使他陷入一个不知所措而又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个处境使他极度心神不定。

他精疲力尽地合上眼睛，倾听着从街上传进屋来的喧闹声。汽车轮胎嗡嗡作响地摩擦着沥青路面，一辆有轨电车拐弯时发出了刺耳的尖声，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笑声、脚步声、火车鸣笛声，尤其是象远方海涛一样的沉闷隆隆声——一支大城市交响乐。

突然，丹青格的听觉集中到屋里。刚才不是地板在“轧轧”作响吗？极其轻微地在谨慎的脚步下响？丹青格想跳起



来，但他一点力气也没有，象瘫痪似地躺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

一种恐惧的感觉向他袭来：那张脸在这里！它肯定紧挨在面前，凝视着他。一股冰冷的气息掠过，他听到一个压低的声音。不，这是两个人的声音，另一个是他自己的。他屏住呼吸，极力倾听着一次奇怪的对话。

“这样束手无策真可怕，”这出自那张神秘的脸的口，“你想站起来，却办不到。你想逃脱你面临的一切，但你无法逃脱。是呀，你束手无策。”

丹青格呻吟着，倾听着自己的声音。“你要我干什么？”

“你还问这个？我要我的命！”

“我并没有害你的命呀。”

“你敢肯定吗？”

“不——不。”

“你看！”

“那又怎么样呢？”

“把你的命给我。”

“决不！”

“那我就自己动手。你难道不欠我债吗？”

“不能以债抵债。”

“从今以后，你将时时刻刻感到我在你的周围。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提醒你记着你欠下的债，直到你最后一口气，直到……”

“住嘴！你——根本就不存在……”

“你想说，不再存在，对不对！你没看到你弄错了吗？”

“即便我弄错了——你不认识我，你不可能跟踪我。”

“那只小皮箱呢？你把它忘了吗？”

“小——皮箱！你知道……？”

“也许。”

“不可能！”

丹青格猛地跳起来，摸索着掀亮近旁的台灯。他眯着眼四下环顾。怎么回事？刚才他明明把窗户关上了，但现在却开了一条缝！风吹动着窗帘，一股凉气穿过房间。

丹青格迟疑地走近窗户，把它开大，向窗外探出身去。四周只见平滑的屋墙，没有凸出的地方，也没有阳台。他仔细地关上窗户，拿起电话。“喂，门房吗？我是丹青格。有人找过我吗？……没有？……请您挡住每个要找我的人，我不想有人打扰我。一律不见！”

丹青格仍然站在窗前，沉思地望着下面的街道。但下面发生的一切他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思想已飞向远方，回到往事之中，正是从过去的阴影中浮现出了脸。这张脸！

将近半夜十二点时，一辆小轿车慢慢驶近旅馆，苏珊娜同特拉滕堡看完歌剧回来了。她坐在他身旁，特拉滕堡用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嘴里吸着香烟。他们俩朝灯火通明的大楼望去，在宽阔的大楼正面墙上悬挂着长条旗，有德国、苏联、英国、法国的国旗。强劲的夜风吹动它们左右翻卷。太门口站着一伙兴奋的人，他们正在笑着，大声呼唤，彼此告别。

“我们再到酒吧厅去坐一会儿，时间还早，”特拉滕堡说。

苏珊娜不解地看着他：“干什么还早？”

他微笑着转向她：“现在就结束这个美好的晚上还为时过早。您不也这样认为吗？”

她摇了摇头：“我们之间本来就只谈得上一张歌剧票。”

“是的，本来是这样。但是所有事物中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萌芽。”

“剧院里的萍水相逢也是如此吗？”

“一般来说不一定是这样，但特殊情况却是这样。”

“那么您认为我们的情况属于特殊情况啰？”

“是的，”他看着她的眼睛回答说。

特拉滕堡的汽车距离旅馆还有二十米左右，这时有一个男人从转门中走出来，从那群还在大门口挥舞帽子和握手的兴高采烈的人们身旁走过。这个男人穿着大衣，大衣领子高高翻起，头上没戴帽子。他象在找人似地顺着大街望去，然后转身走向旅馆的侧楼。

苏珊娜吃惊地向前探了探身：“这不是我父亲吗？您看，他到车库去了。”

特拉滕堡把车靠到马路边上停下来。“没准是有人打电话给他有什么急事。”他平静地说。

“我提醒您，现在是深更半夜！谁会给他打电话？奇怪，真奇怪！”她抓住车门把手，想下车去追她父亲。

特拉滕堡轻轻地拉回她的手。“冷静些！可能他一会儿